聚焦文学新力量

黄孝阳,1974年生,江西抚州人。现居南京。著有长篇小说《众生:迷宫》《众生:设计师》《旅人书》《乱世》《人间世》《遗失在光阴之外》《时代三部曲》等,小说集《是谁杀死了我》,文学理论集《这人眼所望处》等。

“亡灵手稿”:致敬或别出新意的实验

□李 振

黄孝阳创作一篇小说的热情要远远大于讲述一则光怪陆离的故事,你可以说这是他对先锋小说的痴迷,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极其强势的作者对自己创作的钟爱。至于那些故事,黄孝阳更热衷于把它们交给亡灵,于是天马行空、扑朔迷离,任人绞尽脑汁备受诱惑,却又在无形中落入了作家的圈套。

“亡灵的手稿”因而成了黄孝阳制胜的法宝,正如《乱世》中写下南坪故事的女人必须要跳下地铁;《众生·设计师》里林家有要从楼上诡秘地坠落;《人间世》中不断闪过的“活着的人啊”——就当有关生死的疑惑被推给某种未解之谜,一个强力甚至专横的叙述者才陡然现身,借着“手稿”让人看到“小说”而不是“故事”的全貌。虽然那些故事本身已完整之至且引人入胜,但这还不足以构成黄孝阳式的小说。他需要一个能够掌控全局却又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故事的局外人,他要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一本正经地扮演起一个读者。罗兰·巴特说“作者已死”,黄孝阳可能不大买账,他在作者与读者之间随意切换身份,以求长生不老。

说书人的狡黠

如果抛开《乱世》中的楔子与尾声,那份“手稿”依然是一个有趣的文本。虽然黄孝阳曾在不同的地方强调小说要摆脱说书人的格局,但在《乱世》里,诱人又无法掩饰的却是说书人的狡黠。“手稿”在简短的寒暄之后就亮出了草丛里瞄准刘无果和蒋白的那支步枪。持枪者是谁,暂时不清楚。为什么要瞄准,眼下也说不准。所以得等,得焦急而又被迫耐心地等别人把故事讲下去。这不同于自然主义小说那近乎冗长的铺陈与解说,因为后者求真,从环境到细节,惟恐场面做得不够;这也不同于现代小说那份主体性的傲慢,因为那种注视自我的对话至少在表面上保持着对阅读者的冷漠与矜持。它是说书人的“揪心之术”,得让人着急又坐得住,得跟着我走。因此,故事的叙述始终保持着一种步步紧逼的节奏,它用一条线索引出另一条线索,在一个结局拉开另一场的序幕,交错往复。

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成是某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反逻辑、反秩序的形式上的尝试,就会忽略黄孝阳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借力的事实,因为他此刻正牢牢地握着一根有力的绳索:对故事的好奇。我相信大多数人在面对刘无果追查刘无因之死的复杂故事时,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情节的拼接或文本碎片的组织形式上,他们急迫地追逐着那个明确的因果,最想获得的是对“到底怎么了”的清楚交代。所以,洋葱是被一层层剥开的,刘无因与刘无果是兄弟,五叔与王培伟是父子,王培伟就是罗秦明,周怜花与刘无因、王培伟是情人,与说书人是师生……他们的身份在此刻已显得不那么重要,是这些由隐秘逐渐走向明朗的关系决定了故事之所以如此。这个时候,那些被拼接或尚未拼接起来的碎片不是为了表述现实的荒诞和存在的虚无,而是要编成一辫能一下拎起可以食用的蒜头,不管味道如何、是意外还是惊喜,都需给那个隐藏着的对故事与因果的好奇以切实的交代。于是,手稿呈现出了故事最传统的而不是最现代的样子,它无疑是揪心的,是可听可读的,是能证明奇迹的存在与因果报应的。《乱世》中的“手稿”几乎整合了中国传统故事里最能撩人心弦的元素:国恨、家仇、道义、权术,英雄与风尘女子,盗亦有道与府第小人,江湖奇术与神秘刀客,兼济天下力挽狂澜的雄心与叔嫂间不足为外人道的骚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黄孝阳深谙“说书”之道。

待到小说“尾声”,兜了一大圈子才绕出那个秘密:“你知道的,要有头有尾,尤其是在‘碎片化’的今天,读者更需要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样,他们才能不那么费力地找出自己的脸庞、命运、心碎的激情,以及永远的夜晚。”但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充满确定性的结论,就有可能再次落入黄孝阳的圈套,它更像是与读者展开的智力角力或是黄孝阳为自己开设的一场辩论。整部小说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要让“无因”“无果”去寻求事情的因果;要让一个视文学为自己与世界庄严契约的女人以死来保全并终结这份约定;要让一部被“楔子”和“尾声”架到手术台上实施解剖的“手稿”先由成堆的碎片长成一个有机体,而它的存在更像是为了被分解而必须进行的前提性整合。在这种极富矛盾的现代性文学形式与文学行为中,那个必需的“手稿”却以更趋于东方、趋于传统和通俗的方式疯狂地成长起来,这绝不是对作者将小说坚定地视为一门现代艺术的悖反,而恰恰是他以现代的方式成全与整合传统文学智慧的一次具有先锋性的实验。它让人们看到的是一种不断成长与变化的文学理想,是一个人如何在现代性社会里破译自己的文化遗传密码,也是一个作家怎样从实验性的文本中带着得意的坏笑炫技式地演练自己说书人的手艺。

黄孝阳的小说让人们看到的是一种不断成长与变化的文学理想,是一个人如何在现代性社会里破译自己的文化遗传密码,也是一个作家怎样从实验性的文本中带着得意的坏笑炫技式地演练自己说书人的手艺。

这个局外人与“亡灵手稿”的存在让小说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具体的文本与宏大的文学理想建立起某种巧妙又坚固的关联,这也就不仅仅是文学形式上重复的、致敬的、或是别出新意的实验,而成为一个作家有关认知方式的整体又不乏强力的表达。

小说之外的世界

而《人间世》中的黄孝阳不仅仅是一个形式设计师,他渴望着对小说之外的世界更大限度与体量的言说。这种讲述一大段历史的雄心和在象征与寓言里故意暴露作者洪亮声音的穿插,常常让人产生分裂的幻觉。为什么会有一个“樺城”?为什么“樺城”原本上为天堂,下为人间,却在某日被天堂的主管改小了入口,“宣布从即日起自己的名不再是‘主管’,改称‘主’,只有日日诵念主的名的人才能来到天堂”?为什么“樺城”是“不平等”最通俗的呈现,而它每隔七年便会倾斜,“底层一小撮的胆大妄为者,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后,一些幸运者一跃而上,来到顶层,并建立起新的对‘青铜雕塑等’的阐释文本”?为什么“我”能发现扎留在囚室地面的文字,而不知去向的扎又时常出现在“我”面前?这些在一个故事里无需解释的问题却在小说的层面成为某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内核。这个局外人,这个身份不明、游走于前世今生、穿梭于不同时空的“我”几乎无所不能——他好像应该无所不能——因为黄孝阳要用他的眼透视“樺城”,要经由他的口讲述“樺城”。而这个“樺城”与扎和娅的恋情并无多大关系,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寓言性的伪装,整个“樺城”其实是试图藏身暗处的黄孝阳对人性、对欲望、对伦理、对善恶、对权力、对历史、对当代中国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本身一份近乎宣言式的供词。它是黄孝阳在扎和娅的寓言里建造起来的人类社会模型,或者它更像一个魔方,在上帝之手的不断把玩下变换着模样。于是,这个本来深藏不露的局外人急不可待地从角落里冲出,如来自波斯的商贩,一手拿着亡灵的手稿,一手捏着“樺城”的魔方,狡猾地搭配售卖。这当然没什么不可以,或者说局外人的存在本就不是止步局外,他终将以某种令人惊异的方式现身。

开放的表达与空间

因此,黄孝阳小说里的“亡灵手稿”则成了某种选择或可能性的原点。即使这些手稿呈现出内在的封闭性与稳定性,但当它被安置于一个与之关系微妙的小说中时,小说与“手稿”的关系,小说中的人与“手稿”的关系,小说中的其他故事与“手稿”的关系,读者与“手稿”的关系以及以上关系与“手稿”的关系等等,使小说酝酿出十分庞杂的内涵。它是异常开放的,成了调动各类元素参与其中的智力游戏,为作者、读者提供了辽阔的表达、想象与阐释的空间。就像《人间世》的楔子:“我是在公园的躺椅上见到这份被丢弃的手稿的”。从开头那行“已从日常生活消失了的”、“与当下恣意放纵的时代精神颇不合拍”的隶书猜测“手稿”的主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可如果它的主人并没那么老,或许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尽管我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对于手稿中所描述的一些历史并不大熟悉,但老实说,这份手稿看上去更像一部小说”——那么,它是小说,是“荒诞与梦的堆积”和“现实与内心的交锋与碰撞”,但如果“我”对历史并不熟悉而导致了误判,或许它恰恰不是小说而是历史,“不具备所谓‘真实’的力量,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又如《众生·设计师》里那个关于“彼世界系统”的作品,到底是彼世界与此世界合成一体,还是“我所置身的这个现实,也是另一个维度的某种生物所设计的彼世界”?或者“生物”本身就是一种局限?至于《乱世》的尾声,它就是“手稿”这个开放文本的一种概率性的阶段,可它为什么又与“量子文学观”高度应和甚至重合?如果知识可能像《众生·设计师》里宁强所说的那样通过性来传播,那么黄孝阳与“我”、与那个女作者又发生了什么?以上问题的提出纯属偶然,但这个旋涡式的小说时空映衬着现实的单调、线性、无聊、粗暴和一相情愿的自我陶醉与丧失选择的自以为是。或者现实并非如此,而是我们强行把它变成了这副模样。

黄孝阳十分享受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状态,这样他就可以在小说里从人生哲学到历史细节来一番神侃,也可以大谈文学原理之后理直气壮地拍出一份“手稿”。这不是跑题,也不算恼人的抒情,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从文本中收割麦穗的人,而不是一个辛勤劳作却在收获季被宣判“已死”的可怜虫。我们当然清楚那些“皱巴巴的作业本”出自黄孝阳之手,但当它被安放于一个故去的人身上,也就构成了形式,成了小说区别于故事的凭证。更重要的是,这个局外人与“亡灵手稿”的存在让小说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具体的文本与宏大的文学理想建立起某种巧妙又坚固的关联,这也就不仅仅是文学形式上重复的、致敬的、或是别出新意的实验,而成为一个作家有关认知方式的整体又不乏强力的表达。

■创作谈

新现实中的『量子文学』

□黄孝阳

我们在进入一个卡尔·波普尔所预言的开放社会,“一个蜂巢似的有机体”。这是一个比《百年孤独》还要魔幻百倍的匪夷所思的新现实。它还在不断加速,且每一秒都比刚流逝的那一秒更快一点。我把这个新现实称之为知识社会。一个知识生产呈指数级增长的块茎结构,一个人可能真正获得主体性(自由)的个人时刻,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戏剧性的现代性景观,一个“技术奇点”随时可能爆发的前夜。

在这个新现实里,小说家要有能力区分小说与当代小说,像区分亡灵与生者的容貌,要有这种愿望去不断探索,充分借鉴电影、摄像、雕塑、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理念与形式,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众多启迪,用一个“千年文学备忘录”的视野,写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写出IBM电视广告里那个“智慧的地球”。

小说家得学会对读者提出要求,不满足于分享经验、情感,在道德上做出判断与叙事。要有对难度及复杂性的呈现,这才是对读者真正的尊重。今天的读者已摆脱被动阅读的命运。他们不再是砖、螺丝钉,不愿意被规训、被洗脑。启蒙早不再是某种价值观的输出与接受,而是一个自我觉醒的动人旅程。在喜怒哀乐之外,读者渴望更多的智性含量,这种阅读经验将有助于他们在新现实中迅速做出判断,应对突变。小说文本发挥出原型作用。

把当代小说视作一个生态系统,而非一个概念,里面存有由各种新观念所孕育的生物。这些生物之间的关系就与自然界的生物链一样奇妙。比如塞尚说,“大自然皆以球体、圆锥体、圆柱体、正六面体来构成”。同样,小说也可以是由这些几何体结构组成的。

又比如对蜂巢、圆周率、湍流、莫比乌斯环等奇异事物的模仿。再简单点,比如语言的革新。语言不仅是表达的方式,是思想与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语言,它本身就包含某种价值判断的模式与思维路径。它要是活的,与当下息息相关的。

什么是量子文学观呢?量子力学与相对论是“两朵乌云”,在让世界得到更深刻呈现的同时,也直接建构了今天的现实。而现有的文学理论,基本是由经典物理框架下的那个“低速宏观”的现实分娩孕育,落后于新现实。量子文学观就是把量子力学理论当作启示与比喻,尝试就“作为当下的现实与未来”的叙事,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提供一种可能性、维度及自我辩护。或者说:它渴望打通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使科学的人与文学的人有机融合,成为一个更复杂的多维度的现代人。

量子文学观试图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统一起来,使之与经典物理框架下的现实主义相对应,让众多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各有迷恋、彼此冲突的文学流派,都置身于同一个坐标轴。不是机械统一,是有机的,“彼此照亮”。这个坐标轴有点像元素周期表。

更重要的是:现代性正在把人打碎,时间、知识结构、人际关系、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等。要回到作为人的整体,拥有人的主体性(主体有,万物才有),在灵魂深处缝合诸碎片,量子文学观提供了一个富有整体性的路径图。量子物理对时空(人的尺度)的阐释,完全迥异于经典物理。

希望我们的笔下能有当代中国人的真正面容,以及未来人类起身时的足履。许多人说文学在式微。这话对,也不对。式微的其实是几种媒介,以及社会对文学的关注度。文学本身并不式微,反而随着知识生产的倍增,呈现出一个极开阔、极复杂的图景,且与教育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公众关系更为密切,表现出一种从公共空间走向私域的倾向。文学在成为母体,犹如水滋养各种艺术形式。又或者从另一维度来说,文学不仅是一种专门的知识体系,它还是各种知识体系的叙事策略。谁的叙事成功,谁就主导了未来。

■看小说

邵丽《春暖花开》

世相与人心

邵丽的短篇小说《春暖花开》(《人民文学》2018年第4期)以师生关系来摹写、折射大千世界广阔复杂的人际关系,笔调虽轻松诙谐,内涵却不无沉重。退休教师“刘老师”一时兴起决定去外地看看自己的学生、新任县长王鹏程,准备在“天地大美而不言”的春天“过去多住几天”,结果不到两天就带着“一泻千里的疲倦”怏怏而归。

王鹏程曾经是刘老师最器重的学生,刘老师的女儿还记得他“过去老来我们家蹭饭”,同学们都说刘老师对王鹏程“亲爹也不过如此”,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对这次行程不以为然,女儿干脆劝他千万别去,因为,“人家就那么顺口一说,你就当真啊?你一个退休教师,他哪有工夫陪你?”但这不过是年轻人对刘老师最为看重的师生关系的一种轻率的冒犯,他决不会认同他们的逻辑。等下了火车,在县城车站里等车时,面对一个给他让座的陌生女孩,他竟脱口而出:“我是来……看看你们县长。”一下子把女孩弄糊涂了,他这才觉出了自己的尴尬和浅薄,并猛省到“老年,是一个可笑的年龄呢!”

果然,到了“县上”,刘老师等到过了下班时间才小心翼翼发短信给王鹏程,半小时后王鹏程回电话竟然问“您是哪位?”刘老师顿感自己声音里的“委屈、埋怨,或者是巴结”。“王县长”让秘书接待了他,安排他住进了县招待所。晚上吃完饭,他看到院子里停满了警车,大厅里也站满了人,知道是“有活动”。在楼梯口,他迎面看到了王鹏程,王鹏程也看见了他,他想要上前打招呼,被便衣断然挡开了。第二天,“王县长”仍然很忙,仍然没时间过来看望他。晚上秘书送来了一堆土特产,并告诉刘老师,王县长要到外地出差一个星期。不胜酒力的刘老师当晚大醉一场之后,决定第二天一早直接打道回府。临走前,他本来打算把房钱饭钱都结了,只是念及学生的面子才没有这样做……

最后,谨记圣人教导“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刘老师,一边醒悟着“怎么这么没有出息,老了老了跟自己的学生开始计较了”,一边又在计划“等到每年,春暖花开,一定要找个合适的地方住上一阵子”——但愿明年,他不再勉强别人,更不勉强自己。

(刘凤阳)

■第一感受

心有家国唱诗情

——读叶德门的诗

□彭学明

接到叶德门老人的诗稿,我很是吃惊。叶德门是一个隐形诗人,一辈子都在默默写诗。戎马一生里,诗是老人的高山大河,让老人一生跋涉,一生观景,一生富有。而朋友却从未提及。创作多年的我,忽然觉得,我跟老人因诗亲近起来,茫茫诗原上,一老一少,正俯身诗歌的马背,悠悠贴行。

老人的诗,是他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这种境界就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曾经是士大夫和文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和境界。“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悬壶济世”、“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古代文人和士大夫们的真实写照。可是这种境界和情怀却在当下的文人和士大夫中越来越稀缺。在不少人眼里,似乎家太小、国太大,与他们没多大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文学中太多病态的自我呢喃、现实中太多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叶老的诗词,却让我看到了家,看到了国,看到了家国里一个老人对国家深沉的爱、对家乡深切的情。家国的每一点时代巨变、些许微痛都让老人牵肠挂肚、萦绕在心,都会变成诗句从心底流向笔端。他欢呼香港澳门的回归,鼓掌嫦娥、神七、歼击机的飞天,歌唱反腐倡廉和新农村建设,喝彩国家免征农业税。他为洞庭湖的严重污染和干涸心痛,为非典、冰灾、洪灾和汶川地震揪心。他自豪国家民族的辉煌历史,为郑和下西洋和长征精神抒怀点赞。国家和民族的各种盛大气象,国家和民族的各种生动表情,都在其字里行间得以呈现。这不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意,也是一个普通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使命和担当,是典型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赤心事上、爱国如家。

于故土大地,老人更是倾注了无限深情。老人生在湘西、长在湘西、一辈子工作在湘西。十七八岁时,他就参加了人民公社的征粮队,22岁就当了县里的公交队长,24岁就当了县里的公交部长,之后,历任龙山县机械厂厂长等职务,直到湘西自治州经贸委主任岗位上退休。当公交部长时,他指挥修建了龙山至永顺的公路。做经贸委主任时,他千方百计与沈从文、黄永玉取得联系,请他们为湘西企业文化出谋划策。

尽管他在“文革”期间遭遇不公,但他对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没有任何怨言,为这片土地辛苦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任何困难和磨难都磨灭不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大爱。别说磨灭,就是磨损都不可能。湘西的山水和人事已经融进他的骨血,无法磨损和改变了。所以,他的不少篇章是童年少年的梦染的、是青春年华的朝气点燃的、是壮心不已的暮年酿造的。湘西的工业、农业、教育、卫生、科技,湘西的历史、文化、人文、风景,都是他的诗心、诗情和诗意。湘泉城、变电站、高速路、青蒿素、果王素、里耶秦简、坐龙峡、张家界、古丈毛尖乃至民营小区、吉首夜市都喷薄笔端、奔腾纸上,给我们一个笔上湘西、纸上故乡,一个古体诗词上的湘西档案和地图。字里行间,尽是老人今日放歌需纵酒的自豪感、豪迈感和幸福感。

这种家国情怀,无疑提升了叶老诗歌的人文品格和精神境界,使得叶老的诗有一种大善、大爱和大美,有一种正气、正义和正能量。从艺术角度来说,老人的诗肯定不完美,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作品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叶老的诗词有一个很大的艺术优点,即很少有拾人牙慧的东西,古诗人的那些亮丽的词组很少被叶老以拿来主义的手段借用、活用、套用,他的诗都是“我”的语言、“我”的情感、“我”的思考、“我”的创造。这对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说特别可贵。有“我”的写作,才是“真”的写作、“情”的写作和“根”的写作,真我、真情,才是写作的根。比如他《桑梓情》小辑里有一首《施礼拦门》的诗:“沙河道旁设栏亭,施礼迎宾进寨门。米酒洗尘一碗碗,苗歌送客万分情。”短短四句,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写,都是“我”的语言、情感和创造,没有任何古人写友人友情的影子,但“栏亭”、“寨门”、“米酒”、“苗歌”等意象和意境纷披而出,满满的苗家好客的热诚和人情味。

再如《边城大雪》的一组诗:“二月初春白雪霏,行人渺渺路难归。北风雪霰把门推,大厦琼楼何及危。地冻天寒人意转,空调送暖大春回。梧桐山雀叽叽泪,寒食单衣何处偎。连绵霏雪漫天飞,大地银装万树魁。山雀不知何处去,欣看三五戏童堆。”一般人写雪天都少不了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等古人古句的抒发借用和套用,叶老却另辟蹊径,三个段落,三个转承起合,以雪天的忧郁、雪天的春意和雪天的快意三重情感意象,表达出老人对雪天的独特感受。

叶德门老人84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活力勃发,那是因为老人对人世的乐观豁达让他年轻,对社会的善意爱意让他年轻,对诗歌的热爱追求让他年轻。